

灵泉洞

赵树理

59.87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长篇评书。它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人民在日寇和蒋匪军的双重压迫下的生死斗争，有力地揭露了1940年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太行山一带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热情地歌颂了共产党员在最艰苦的时期，领导群众进行顽强的斗争的革命精神。它不仅反映了灵泉沟人民抗击内外反动派的英雄事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一个缩影。

封面设计：月 欣

灵 泉 洞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8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3}{16}$ 插页2

1981年3月北京新1版 1981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9,000

书号10019·3103

定价0.32元

没有入过大山的人，听起山里的故事来，往往弄不清楚故事产生的地理情况。例如我说起太行山里的故事来，有的人就问我：“一座太行山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你说的太行山为什么有时候朝东、有时候朝南？”提出这问题的人，就没有入过大山。凡是有名的大山，都指的是一大群连在片的山，不是一座山。就以太行山说吧：从河南省的济源县起，经过山西的晋城、陵川、壶关、平顺、襄垣、武乡、辽县、和顺、昔阳和河南的辉县、林县，河北武安、涉县、磁县、沙河、邢台一直到井陘大大小小重重叠叠的无数山头都叫太行山，可是每一个山头又都不叫太行山。你要是想横穿过太行山去，不论在哪一段上，从山的一边到另一边，都有那么二三百里厚，其中也有上、也有下、也有河流、也有平地，有时候你不觉着在山上走，可是那些地方已经比你进山和出山的地方高出几百公尺以上了。

闲话少说。我现在要说的故事，又是这太行山里的故事。这事出在太行山南端。这地方有一条山沟叫灵泉沟。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沟的最后边有核桃粗细一股泉水从一堆乱石下面钻出来，往前流了十几步远，又从丈把高的岩石节上落下去，落到一个岩石窝窝里，聚成了二亩来大的一池清水，从前讲迷信的时候，每逢天旱，附近几十里的人们常到这里求雨，所以把这泉叫做灵泉。灵泉沟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地方有七八十户人家，分散着住在沟的两岸，总名叫做灵泉

沟村。三五户人家的各个小庄，又都各有小名——有叫石窑上的，有叫白土嘴的，有叫田家湾的，有叫刘家坪的……不必一一细数。

田家湾有个佃户叫田永盛。老夫妻两个佃种着刘家坪刘承业家十几亩山地，因为人口不多，日子倒也过得去，只是一连生了五六个孩子，一个也没有活，直到四十岁以后才落住了两个男孩，大的叫金虎，二的叫银虎。金虎在小的时候，是个粗胳膊大腿的胖娃娃，性情有点调皮，爱和别的孩子打闹，常把人家打哭了，惹得人家的妈妈找上门来。他们家门口不远就是沟岸，岸上离沟底有三丈上下高。金虎在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一不小心从岸上溜下去，好在岸是夹沙土的，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好象有点坡度，所以平平安安溜到底，没有把他跌伤。从这以后他不只不怕，还好象是发明了一种玩法，在没有人见的时候，就坐到岸边往下溜；他妈妈每给他补一次裤，隔不了一两天就又被他溜土岸磨破了。有一次他正溜在半坡上，被他们院子里东屋邻家的小女孩小兰看见了。小兰告诉了他妈妈，他妈妈三天不准他出去；他一边向他妈妈说再也不溜了，一边恨小兰——好几天不跟小兰说话。银虎只比金虎小两岁，体格比金虎差一点，性情也比金虎软一点。田永盛两口常说金虎是武的、银虎是文的。

田永盛一辈子不识字，因此想叫孩子们识几个字，就把两个孩子前后都送在本村初级小学念书。果然和田永盛估计的一样，在念书方面金虎不如银虎，可是在别的事情上银虎就不象金虎那样刚强。刘家坪地主刘承业的孩子乳名叫接旺，大名叫刘步云。那孩子就不让同学叫他的乳名，谁要失口叫他

接旺，他就揍谁。他和银虎同年级。有一天放学回来，银虎在路上一不小心叫了他一声接旺，他揍了银虎两拳头。金虎马上还了接旺两拳头。接旺哭了，马上返回学校告诉了老师。老师向金虎说：“大同学不该欺负小同学。”金虎说：“接旺为什么可以欺负银虎？”这位老师是刘承业举荐的，因此惹不起接旺，只以大小来评理，他说：“他小你大！大了就应该讲理！”金虎横转脖颈翻了他一眼说：“你那么大了为什么比我还不讲理？”“野蛮东西！教不了你开除得了你！”“你不讲理，叫我念我也不念了！”从这天起，金虎回去扭住劲死也不再上学，就帮着老永盛在地里做活。银虎上完四年初级小学，按老永盛的意见，也就是庄稼人识得个姓名就算了，偏遇了个爱管闲事的张兆瑞劝他供给银虎上一上高级小学。张兆瑞劝他也有个原因。张兆瑞住在刘家坪。刘家坪刘承业要送自己的孩子接旺上高小，而自己村里没有高小，须得往三十里以外的镇上送。刘承业也常在小说上看到古来什么什么员外家的孩子上学要用个书童，自己也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个，只是一来自己这个地主还没有那些员外们那样势派，二来当时的学校也已经没有用书童那个例子，要是真买起来也怕惹人笑话；不过要把十来岁一个孩子送到三十里以外，不找一个照顾他的人，在刘承业看来也实在不放心。他想来想去，想出一个怪主意来。他想田永盛是自己的佃户，田永盛的孩子银虎要能跟接旺一块去上学，自然就是个书童了——“他爹种的是我的地，他给接旺挑一挑行李、打扫打扫屋子，还不是份内应该的事吗？”有一天，张兆瑞到他家闲坐，他便把他的心事向张兆瑞说了，不过说的时候没有说出要让银虎给接旺当书童，只说接旺想到镇

上去上学，没有个作伴的，要是田永盛的孩子也能去的话，那就是个好伴了。张兆瑞最爱管刘承业家一点闲事，不论当中人、作保人、娶媳妇、办出殡好象都离不开他。他听刘承业那么一说，第二天便把田永盛说通了，因此银虎和接旺便成了同学。后来虽然银虎没有成了接旺的书童，不过大体上还不出刘承业所料——因为银虎家种的是他家的地，银虎对接旺果然要照顾许多。只有一件叫接旺父子们不满意，那就是银虎的学习成绩每学期都要比接旺好得多。二年的高小上完了，银虎和接旺都毕了业。接旺要到县里上中学，刘承业虽然没有再差张兆瑞来劝银虎去作伴，可是刘家湾的佃户们却替张兆瑞作了这件事。佃户们中间有人和田永盛说：“银虎有这点才能，你再鼓一鼓劲，供他上几年中学，也给咱们这些种山地的培养个人。”前边说过，田永盛家里因为人口少，日子还过得去，现在金虎又长到十六岁，又算给家里加了半个劳力，生活更丰裕一点，所以便同意了。

田永盛这一着失算得很：他不知道供一个中学生到城里念书，比供一个小学生到镇上念书费钱要多好几倍，只是半年工夫便把他几年来的积蓄差不多用光了，有心停下来吧，前边用过的钱算白扔了；要是供下去呢，以后的生活就成了问题。田家湾的朋友们都劝他不要松劲，并且答应大家尽力帮忙。来年春天，大家拼凑了几个钱，总算又对付了半年，可是大家都是佃户，经济力量也很有限；到了下半年，仍然还是田永盛的事。在从前，佃户借债是不灵的，因为他们的田地不属于自己，债主们怕他们还不起抓不住把柄，所以都不肯借给，不过支用卖粮钱倒可以——当庄稼长起来的时候，先向囤粮

户支了粮价，打下粮食来就给人家送。老永盛到了银虎上中学的第二年下半年，就用这种办法应付，一年工夫就把自己的日子弄得过不下去了。

银虎刚刚上到中学三年级，恰巧碰上了七七事变，来年（一九三八年）春天，日军打进了太行山，中学就停办了。银虎只差一个学期没有毕业。

又隔了不几天，日军占领了县城，县里、区里的旧官员不知都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满山遍野都是溃兵土匪。老百姓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也只得东藏西躲，各自顾命。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开到灵泉沟一带来，维持住地方治安，动员群众就在山里组织起抗日政权，才算把这一带山区治理得有个秩序。田银虎就在这时候参加了抗日区公所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日军在太行山来过一次大扫荡，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作战去了，地方上的抗日工作留给了地方党政领导群众来作。这时候，金虎在村里当民兵，银虎在区指挥部当联络员。村里人经过一年多的组织、锻炼，和一年以前大不相同——从前是出了租、纳了税不问世事，这时候，有的已经当了干部，有的已经当了民兵，其余工农妇青各有组织，都能够有领导地集体进退，刘家坪那些地主们虽然因为不得专横，对新政权有一千条不满，只是看见大风倒了，也只好跟着大势走。

反扫荡过后，那支游击队参加了八路军，没有再回到灵泉沟一带来；到了冬天，听说邻近各县有山西阎锡山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打抗日政府、捉共产党，银虎他们区上接到上

级的通知，叫他们随时提高警惕，防备蒋阎军突然袭击，可是警惕了好长时候也不见动静。到了来年夏天，突然有个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大批开到这里来了。

我要说的故事从这里才算开始。以上只算是故事前边的交代。

一九四〇年初夏的一个中午，银虎他们区上接到县里的紧急通知，说国民党军队在今天拂晓包围解决了抗日县政府和县委会，好在同志们早有准备，半夜就转移了，损失不大，要他们赶紧分头到各村去通知公开了的党员们撤出来由县委带到北边去。大家问明了集合的地点和时间，就分头往各村去了。

银虎负责到灵泉沟一带几个村通知。他接受了任务，安排了一下次序，先通知了离三水镇比较近的两个支部，然后到灵泉沟，打算赶天黑和灵泉沟支书王正明、村长张得福一同相跟着溜出来往集合地点去。

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同学刘接旺坏了他的事。刘承业自从听到蒋阎军在邻近各县打共产党的消息，就派他的儿子刘接旺到外边去找国民党。这一天，接旺已经随军到了三水镇。军队解决了县政府之后，马上分兵到各个区上去。一个排长带着两班人，由接旺带路，到了银虎他们那个区公所扑了个空，接旺预料区上的人可能转移到灵泉沟，所以向排长建议到灵泉沟来。

银虎跑到灵泉沟田家湾自己的院子里，顾不上回家，先到东屋里向王正明传达了上级的通知。王正明听完了说：

“铁拴和得福到洞里处理文件去了，快打发金虎去叫他们

回来商议一下！”他说着揭开帘子叫来了金虎交代明白，临出门又吩咐他说：“傻孩子！千万不要向别人提起！”

金虎刚一出院门，正碰上刘接旺引着三四个兵远远走来。头一个兵用手枪指着金虎说：“不要走动！回去！”金虎不知是什么事，跑回来向王正明说：“接旺引着几个兵来了！不叫我出去！”王正明和银虎一齐说：“坏了！”王正明说：“谁能给铁拴他们送个信，叫他们赶紧走开才好！”银虎说：“可是这信怎么还能送出去呢？”银虎的话才落音，接旺和那几个兵已经进了院子。接旺指了指东屋，那些兵就进了东屋。接旺一见银虎说：“你也在？”指着银虎回头向那些兵说：“这是他们区上的干部！”又指着王正明说：“这是村里的共产党负责人！”那些兵们就拿出绳子来捆他们两个。金虎一把拉住要捆银虎的那个兵说：“我们犯了什么罪？”另外两个兵拖住金虎问：“你是什么人？”接旺说：“那是个傻瓜！叫他滚！”那两个兵把金虎拖到门跟前，其中一个一脚把金虎蹬出来说：“滚！”王正明老婆和他们的儿女小兰见这情况都哭起来。南屋里田永盛老夫妇两个，北屋里李铁拴媳妇听见东屋里乱哄哄，也都跑出来看，只是一个兵挡着门不让他们进去。

金虎被那个兵一脚蹬出门来以后，只向他爹妈说了一句话：“咱银虎叫人家捆起来了！”田永盛说：“为什么？”金虎说：“不知道！正明叔也叫人家捆起来了！还不知道要……”他正要说“还不知道要捉谁”，猛然想起王正明说要给铁拴他们送信的事来。人们都说金虎傻，其实只是直爽一点，另外一方面也还有他的聪明。他说了半句话，咽了个下半截，就跑出大门去。他顺着村西头往石洞上那条路上跑，刚跑到村口，被一个

端着大枪的兵拦住说：“不许出村！”他又找了一条路跑，又被一个兵堵回来。他想：“不用问！别的路也叫人家堵起来了。”他返回来又打自己的门口经过，看见自己小时候常往下溜的土岸，马上想出主意来，往岸头上一坐，“取律律律”溜下去，顺着河床往石洞上报信去了。

张得福和李铁拴是怎样两个人？到什么石洞里去取什么文件？金虎把信给他们送到了没有？他们都走开了没有？这里要交代明白。

前边提过，灵泉沟出泉水的地方，不是有一大堆石头吗？这个堆可大得很——东西有里把长，南北有五六十步宽，都是不知多少年来的山洪从上游推下来的，塞在一段山谷里。石头也大小不一，大的有象骆驼的有象大象的，虽然堆积着好象一撞就会翻，其实互相挤压得很紧，一个人能推得动一动的都很少。大大小小的石头窟窿里，长着些青青绿绿的藤蔓，把这堆大石头遮蔽得象一些卧在草丛里的牲口。这一段山谷很窄，两岸都是十几丈高的石岩，靠北边的岩下凹进去一个大石坎，又被乱石堆把前面挡住，只留着屋门大小的一个口可以出入，里边却能窝藏几百个人。上年夏天敌人搜山那几个月，灵泉沟村的人，除了民兵差不多都在这洞里住了几个月，村公所和党的村支部也都在洞里工作，直到日军退出山区以后，大家才搬回村住，好多家的箱笼家具还没有搬回去，村公所和党的文件箱也存在洞里一个秘密地方，箱里边还有一些公开的文件。张得福和李铁拴都是党的村支部负责人，不过当时的党除了支书以外都还没有公开。张得福在行政方面的职务是村长，李铁拴没有担任什么公开的职务。早几天地主们谣传

说国民党军队要来，村支部决定把所有的文件都埋了以防万一，所以他两个人去处理文件，可是当他们才离家一小会，家里就出了事。

金虎从土岸上溜下来，绕着河沟跑到洞里，见张得福和李铁拴还在一块大石头上点着油灯整理文件，就没头没脑报告他们说：“村里来了些不知道什么兵，把银虎和正明叔捆起来了！正明叔说叫你们两个人快逃走哩！”张得福一听，预料情况有些不妙，便把挑出来的文件卷了一下，又塞进箱里，推进原来存箱子的乱石头窟窿里，把原来塞口的一块石头依旧转过来堵住窟窿，把灯吹熄了，塞进原来放灯的石缝里。他一边作着，一边和铁拴估计情况；金虎在一旁催着他们快点走。金虎领着头，铁拴和得福随在后边，三个人都从洞里钻出来。不妙的是金虎来的时候，在村里找出路误了点事，顺着河沟走多绕了二里多路又耽搁了些时间，等到他们从洞里出来，接旺引着两个兵也赶到了。好在这一段山谷又窄又深，傍晚天黑得早，里边看外边清楚，外边看里边有点模糊。金虎一看见他们来了，扭回头拦住铁拴和得福两个人说：“返回去往沟后面跑！他们来了！”三个人都知道沟的上游石岩很高没有出路，只是见接旺他们越来越近，也只得返回去，都想等他们进了洞然后趁那机会跑了，没想到接旺和一个兵进了洞，留了一个兵端着枪站在洞口上。铁拴他们三个人蹲在远处的几块靠岩根的石头上，借着一丛野葡萄藤挡着身子向着洞口了望。铁拴说：“怎么办呢？”金虎说：“我看这个地方，抓住岩上吊下来那几条野葡萄藤可以上去！”金虎是个想到什么就做到什么的人，一边说着，一边动了一步跳起去抓那葡萄藤，不料一把没抓得

住，两脚一落地，把几块大石头中间的一块比洗脸盆大一点的石头踏得陷下去，把他也掉进这个窟窿里边。铁拴和得福被他吓了一跳。铁拴把手伸到窟窿里低低地叫了他一声，他伸起手来拉了铁拴一下手说：“下来吧！里边地方很大！”铁拴和得福也都跳进去。得福临下去时候，顺手把刚才遮身的那丛野葡萄藤拉过一部分来堵住口。金虎又向岩根这边摸了摸，没有摸到边；又走了两步踏着水，水可以淹住脚面。他向左右两边摸，都摸着了岩石，只是靠岩根的正面还是什么也摸不着。他就是这样挪着步往前摸着，仍是什么也没有。铁拴站在金虎踏下去那块石头上向外探了探头，踮起脚尖一伸脖子，也只能把头伸得跟外边的石头平，什么也看不见。停了一会，他听见前边有人讲话，虽然听不见说的是什么，可听得出他们越走越远了。他蹲下去说：“我听得他们是走了！咱们该怎么办呢？”得福说：“咱们就在这里不要动，先让金虎回去探一探！金虎！金虎！咦！金虎哩？”铁拴也叫了几声不见答应。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周围乱摸。铁拴摸住了一只手，叫了一声“金虎”，得福说：“还是我！”“金虎哩？”“不知道！”“擦一根洋火看看吧！”“不敢！不要让外边看着光！”他们两个也和金虎一样，也是往岩根摸了两步下了水，又往前挪了几步摸不着边。铁拴说：“这会可以擦洋火了！”得福擦了一根洋火，金虎在里看见火光，远远地大声喊：“快来吧！这里边大着哩！”得福说：“这傻瓜！喊什么？快出来吧！”金虎说：“再擦一根洋火吧！我已经摸不着口了！”得福一边给金虎擦着洋火，一边也觉着惊奇，便向铁拴说：“想不到这里又有这样的大石洞！”他一连擦了五根洋火，金虎才来到他们跟前。铁拴说：“金虎！洞上那几个

家伙已经走了。我们两个还在这里等一会，你先回村里给咱们探一探情况看他们走了没有，看捉去咱们几个人。”金虎答应着，摸到窟窿口边就往上爬。铁拴又向他说：“你先到白土嘴这一边了望一下，要是村边还有他们的岗哨就不要进去！”金虎说：“知道！”说着就爬上来走了。

铁拴和得福两个人估计情况交换意见。他们虽然不知道上级的新决定，可是都说家里恐怕待不下去，不如到北边山里去参加八路军。意见一致之后，金虎还没有来，两人闷坐着很着急。铁拴说：“看样子咱们出去，一年半载也不见得就能再回这里来，不如把文件箱搬过来藏到这个新洞里吧！”得福同意这么作，两个人趁着等金虎这个空子，就去把文件箱和油灯都拿过这个新洞里来。他们先把箱子放在跳下去的地方，擦了根火点着灯，望着靠岩根那边一看，先看见的是明晃晃一道水和一片坡形的石头地面，看远处和顶上都黑幽幽地看不见什么，看了看进口的侧面，是圆囡囡的岩石，好象窑洞的墙壁一样，弯弯地包上顶去，上边有几根尖东西，好象柱子一样垂下来；地下也有那么几根尖东西，摸了摸是石头的；上下对起来，好象狗牙——不过没有这么大的狗——是钟乳石。他们点着灯，沿着这墙根从右往左走着，脚踩着的，手扶着的，全是连在一块的石头。在头顶上边，又看见过好几根象锥一样垂下来的柱子。墙根是曲曲弯弯的，地势是忽高忽低的。他们走着走着，发现墙根又有个小窟窿能钻进去。铁拴让得福等着，自己端着灯钻进去一看，里边象一间套间，比自己院里那三间北房还大，不知道什么地方透风，吹得他直打寒战，还没有赶上细看，手里的灯就被风吹灭了。他赶快摸出来向得

福要了洋火又点着灯，才向得福说明情况。他们依旧依着墙向左走，走到进口对过偏左一点的地方，看见半墙上好象蹲着个人，吓得张得福叫了一声“谁！”那人没有动。他们仔细看过去，才知道仍是墙隆起来的石头，象一只大猴子，恰好在那好象叉开的两腿之间，有一股水顺着有点坡度的墙流下来，好象猴儿在那里尿尿。墙根下积了一大潭清水，又向边上一条石壕流出去。这股水也象洞外边乱石堆下流出'的那泉水一样粗，一直流出洞口外漏下那乱石堆里。可见灵泉沟的泉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这个洞和那个旧洞不同——那个旧洞有差不多一半墙壁是借着那堆乱石头堵起来的，所以里边的石头缝儿很多，可以随便找一个缝儿藏东西；这个洞上下前后左右是一块岩石，好象是岩石里边一个大泡儿，就算有一些小窟窿，也都是明明白白一眼就能看见的。他们转了大半个圈也没有找到个可以藏箱子的地方，赶走到那流水的地方，对着那象猴子的石壁出神，金虎就来了。

金虎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背着些行李，凭着朦胧月光走到新发现的窟窿口，手扳着石头把腿往下一伸，一只脚踏在箱盖子上，吓得他楞了一楞正要再纵出来，可是手没有扳稳，已经溜下去了。他叫了声“铁拴哥”，没有人应声；伸手摸了摸箱子，和他前一会儿在旧洞上见的那个文件箱大小差不多，他估计到是他们两个人在自己走后去搬过来的，因此也想到他们两个人可能到摸不着边的大洞里去了。他翻身纵上来，把他拿来的行李扔下去，然后自己又下去，向着岩根那边摸着走，走了十来步，才看见对过的灯光——因为洞里的地方太大，望过去只能看见红红的一个光圈。他叫了一声“铁拴

哥”，铁拴在对过应了一声；一个往里走，两个往外走，走到中间才碰了头。得福说：“你快说情况怎么样！”金虎哭了。金虎说：“俺家银虎跟正明叔叫人家捆走了。俺爹跟东屋婶婶赶到村外边，也叫人家撵回来了。把民兵的枪都要去了。”“再没有抓别人吗？”“没有！”铁拴问：“都到谁家去过？”“除了俺家和正明叔家，还去过得福叔家，把箱柜里的东西倒下一地，什么都翻遍了！”铁拴又问：“到我家去过没有？”“没有！”得福问：“你到我家去来没有？”“去来！婶婶叫把夹被、夹袄都给你拿来了！还给你拿了些干粮！”“你没有说我在哪里吧？”“我悄悄对着婶婶的耳朵说你在洞上。小秀问：‘我爹在哪里？’婶婶说：‘小孩子家不要管！’”一提小秀，得福掉下了眼泪。小秀是他个独生女儿，才九岁。他最疼爱这孩子，每次上地回来都要抱一抱她。

铁拴向得福说：“看来他们没有发现我是党内的人，我可以停一停再看。你得走！”金虎向铁拴说：“连你的行李也拿来了！”铁拴说：“拿来也好，可以叫得福叔捡用着的多带一些，用不着的藏在这里，以后咱还能拿回去。”金虎说：“我给你们拿过来！”说着返到进口处把两个背褡一齐拿进来。他们把行李打包好，铁拴向得福说：“要走你最好现在就走。走它一夜就不会再碰上熟人了！”他们又计划了一会路线，然后就要出洞，可是一走到口边看见了文件箱，才想起这东西还没有处理。得福说：“洞里连个缝也没有，还不如搬回原来的地方。”铁拴也同意了。金虎说：“你们还说我傻瓜！就把它摆到洞的中间也可以！这么大个‘洞’还没人知道哩，要找那石头缝干什么？咱们出去搬一块石头把进来的窟窿一盖，不就是最保险的地方

吗？”他们两个人猛一听都笑了。大家就按金虎说的，把箱搬回洞里，找了块水浸不到的石缝里放下，然后出了洞，盖了洞口，金虎和铁拴两个人打发得福上了路，又到旧洞里摸了两把夏天里空室清野寄存在外边的镢头，冒充从地里做活回去的样子就回去了。

这一天晚上，灵泉沟除了刘家坪常有人打着手电筒往来以外，其余各家门口都特别安静——小孩子也不在打麦场上打闹了，大人们也没有端着碗到门外乘凉的了。不过你可不要以为大家都早早关了门睡了觉。那种人也有，只是不多，更多的男人们都是三三五五在村边眼亮的地方看动静。金虎和铁拴一走到村边，就看见一排枣树下边有几个黑影往远处躲了一躲，他们便也往路旁另一边的枣树下躲了一躲，可是这一躲，正撞上这一边枣树下的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正注意着刘家坪的电筒晃来晃去，冷不防背后来人了，吓了他们一跳，正要跑开，忽然发现是金虎和铁拴，才又都站住了。金虎和铁拴，自然也吃了一次虚惊，然后彼此就搭上了话。铁拴问：“那些家伙们没有走呀？”有一个人说：“走了！”“那么刘家坪那边有什么事？”“那又是一帮子。”铁拴他们碰见的两个人究竟是谁？刘家坪还有哪一帮子？下边再来交代。

二

铁拴和金虎在刚进田家湾的西头枣树下不是碰上了两个人吗？这两个人是父子俩，孩子叫李小胖，是个青年党员，和